

# 露天电影院

我第一次看露天电影，是趴在爸的背上去的。那场电影的放映地点在大队部西墙外的打麦场上。大队部设在另一个小自然村，离我们村大约二里地的样子。

薄暮时分，村里的老少少都呼朋引伴地出发了，我和弟弟眼巴巴地盼着动身的时刻。夜色越来越浓，等来的却是爸妈那句并不打算去看电影的话。

乡村的夜，静得遮挡不了任何声响。黏稠的夜色里，我们听见电影开始了，很热闹，音乐的声响，男人的声音，女人的声音……弟弟开始大声哭闹。我大弟弟两岁，已不敢轻易在父母面前耍性子，只默默地希望弟弟闹得再凶点儿，解救我想去看电影的急切的心。一番闹腾之后，爸妈果然妥协了。现在想来，爸妈那天一定是因为什么而失去了看电影的心情。乡村难得一次的露天电影，何尝不是他们盼望的呢？何况，爸又是一个那么喜欢热闹的人。可惜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们，只盯着自己的那点小心思，哪能察觉父亲的疲惫与忧愁。

妈背着弟，爸背着我，锁上屋门，走出我们那位于村中央的院子，走过村东那条傍着池塘的土路，拐上了出村的马路，向东走去。那晚没有月亮，周边也没有灯光，弟安静地趴在妈的背上，我伏在爸的背上，在黑夜中眯着眼睛，爸温暖的后背和有利的臂膀让我无比安心。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，电影里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地传来，遮住了爸妈深深浅浅的脚步声。

途经一个小村庄，走过两座熟悉的石桥，终于到达了露天电影院。大大的方块银幕里场景变换着：面朝银幕的人群专注得像沉默的庄稼；站在一束强光背后的放映员高过了人群；放映中途，村支书插入的讲话里严肃地强调着一个词：“牛羊吃青”。这便是我对那场电影

的全部记忆了。不记得剧情，不记得电影的名字，不记得回家的情形。我一定是趴在爸的背上睡着了，弟肯定睡得比我更沉。不知那晚，爸妈睡得可香甜么？

第二次看露天电影时，我已经大了一些。带我去看电影的不再是爸妈，而是大我几岁的小姨。那场电影的放映地点在我们村委小学校门外的空地上。小姨正在那所学校念四年级，她一放学便带着“东道主”的派头邀我去看电影。

学校建在一座平缓的山岗上，向周围远远近近的八九个自然村伸出一条条弯曲的土路，这些小路穿庄稼、绕山岗、过河流，孩子们上学放学的路上总能找到些乐趣。那天傍晚，小路上走着欢乐的人群，人们因一场露天电影而卸去了平日的劳累，脚步轻快。我蹦蹦跳跳地跟着小姨，走在一条掩映于油菜花间的芳香小路上。

小路把我们送到校门口时，天尚未擦黑，白色的银幕已经平展地系在两棵大杨树上，成群的小孩子，雀鸟儿似地奔跑嬉闹着。待夜幕四合，一束灯光打到银幕上，人群里举着板凳的身影，跑动着的孩子们圆乎乎的脑袋，各种身形，各种姿态，轮番投映在银幕上，一切都那么让我新奇。

那场电影的剧情大概是很感人的，因为许多大人在悄悄地擦拭眼泪。小姨应该已经后悔带上了我，在露天电影院，让一个充满好奇的小孩儿从头到尾安安稳稳地坐着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。小姨一次次地把我叫回，我一次次地成功溜走。最后，我干脆跑到银幕后的草地上，好奇地注视着银幕的反面，直到睡意渐渐袭来。

电影结束，人群散去，小姨却怎么也叫不醒我。用她的话说，我睡得小猪似的，喊也不醒，摇也不醒，拧也不醒，打也不醒。小姨抱不动我，背不成我，急得抓狂，后来只得去离学校最近的一个村子找她的好朋友借宿。

听说，那天深夜，爸妈拿着手电筒辗转找了去，得知我已由小姨好朋友的姐姐搂着睡下了，才放心地回了家。第二天，小姨去上早读，也不得不带着我这个小尾巴。当他们端坐在座位上读书时，我就小猫似地钻在小姨的课桌底下。

三十多年之后，当我努力回忆那场电影的名字却无果之时，询问小姨：“是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！”她轻轻松松地就从一堆记忆的沙粒里，挑出了我正在寻找的那一颗。

尽管校门口的那块空地，后来挖了个跳远的沙池，再后来盖起了房子，甚至它东边那条总在雨后阻断道路的河流都干涸了，但小姨带我看露天电影的那个夜晚，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留着，像油菜花静静地长在小路的两旁。

当我渐渐长大，像小姨一样上了四年级，也有一场露天电影留在了记忆里。那天下午放学后，我和几个伙伴到麦田深处拔野草。忽然听到有人呼喊我们的名字。班里一个叫辉的女孩骑着自行车来了，她站在马路上，隔着几块麦田，远远地喊道：“一会儿去俺村看电影吧！俺村有电影！”这个消息瞬间传开了。

我自然已经不需要大人带了，晚饭后，约了伙伴便出发了。月光很好，我们走过那条没有名字的马路，完完整整地看了一场电影。然而对那场露天电影，我记忆深刻的竟不是电影本身，也不是露天电影院的热闹，而是那个叫辉的女孩特意跑到我们村庄邀我们看电影的情形。个子瘦小的辉，骑着辆笨重的自行车，站在马路上欢快地呼喊着我们的名字。麦田油绿，辉的声音清脆响亮。

待我们自己的村庄也要放映露天电

影了，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了辉那天的心情。附近各村的人全都聚拢来了，连不去外村看电影的奶奶，也和我一起去看电影。多热闹的夜啊！给亲戚朋友准备椅子、板凳；和小同学们笑嘻嘻地凑在一起；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带着“东道主”的自豪与兴奋，以至于根本没心思关注电影的剧情。

电影结束，拉起奶奶的手，瞬间变得稳重，再不像平日那样跌跌撞撞，满不在乎了。遇到那居手里牵着个陌生的小男孩儿往村外走，得知孩子因睡着被同来的伙伴给落下了，他怕孩子的父母忧心，正赶着送孩子回家。

几乎每场露天电影，都会有个熟睡的孩子被遗忘在某个角落；也总会有细心人发现他，叫醒他，问清楚他村庄的名字、他父亲的名字，牵着他的手，送他回家。那个夜晚会因此不一样了，它会在那个孩子的记忆里留下来，连同那夜的星光和那只温暖的大手。而我也会想起，他们一高一低两个身影，像一对温暖的父子；会想起我拉着奶奶的手，在那段夜路上，走得细心而又安静。

多年之后，当我以离乡人的身份回到家乡去，正赶上县里送电影下乡。放映露天电影的地点就在我家门口。没有银幕，影像投在前院邻居家涂着水泥的后墙上；没有观众，电影里的人物像是在自言自语；就连放映员也无聊地去附近一户人家聊天去了。

“我家楼下的空地上，是一个电影院，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。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，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世界……城市里再没有露天电影院，我再也看不到银幕的反面。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，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……”我反复听着那冬这首《露天电影院》，不觉中跟着轻轻唱了起来。  
(何青春)

## 雁荡山

望见一位和缓缓缓从云烟迷蒙的群山中走来，光光的头颅微微昂起，略带微笑，双手合十，长袖仿佛在随风飘动……这就是“接客僧”，是雁荡山大门口的一座奇异的小山，默默地迎接着一个远方的客人，谁也不知道他在这里伫立了多少年。也许在走出大山的时候，我就能领悟他那神秘微笑的内涵。

沿着山路行走，行至著名的“大龙湫”瀑布时，我们听到时断时续、时轻时重的水声，好像有人在轻轻地叹息，又如拨弄着一架古筝。登上山坳口，我眼前顿时一亮，迎面是又高又宽的峭壁，一条雪白的瀑布从峭壁顶上垂挂下来，像下凡的仙子，在峭壁前优美地飞舞着，跳动

着。云雾般的水烟拍打着峭壁，有时还会在半空中打个颤，晃晃悠悠地偏离方向，当水烟来到你的身边，整个人整个灵魂都湿了醉了，掉进这幅美丽的画里。

我们来到号称“雁荡三绝”之首的灵峰脚下，据说在有月亮的夜晚，这里所有的山峰都会鲜活起来，变成世间罕见的生灵。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夫妻峰，相传很久以前，远方归来的学子来不及放下肩上沉甸甸的行囊与爱人相拥，魁梧的男人低头看着女子，女子仰起头，诉说着离别的心思。站在夫妻峰前，仿佛能听见他们梦一般的絮语。

在雁荡山，我还看到了双笋峰、犀牛望月、相思女……每走过一座山峰，都有

一个传奇的带有梦幻色彩的故事。如今，一些旅游景点被过多的商业包装变得大同小异，而人们真正希望的是寻求大自然的原始古朴。

为寻找大雁的归宿，我们向山顶攀登。夕阳驮着静谧，当我们抵达山顶时，却没有找到雁湖，眼前是一片凹陷龟裂的土地，只有荒草，几丛惨白的芦苇在寒风中凄然地摇曳着。一路走来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哪怕几根轻柔的羽毛。恐怕一窝小小的鸟蛋……面对这片干涸的雁湖，大雁再也没有青青的芦苇可以筑窝，再也没有依依的湖泊可以流连，它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旅程，飞向陌生的远方。

雁湖还会重新荡起清波吗？此时，四合的暮霭已封锁了群山，环绕四周的山影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每一座山峰，仿佛都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雁。期待着大雁的再次回归。(吴晓明)

办公室窗外几棵玉兰正在悄然开放。看着一株株娇嫩柔美的玉兰花，忽然觉得眼前流光溢彩，花团锦簇，美不胜收。

在冬日里，一逢晴天，每到上午10点多阳光准会斜射到我的办公桌前，有点温暖，也有点刺眼，以至于每次我总会低头一半的窗帘，再留半面温暖室内绿植。随着上午阳光照射时间的变化，你会发现季节已不相同。

身上冬衣还未褪去，室内盆景又添

曾工作过的地方。

那是一个春天，正值现在，草长莺飞，花红柳绿，玉兰花开，似乎每一个生命都在努力向上生长。我带领同学们在校园里的玉兰树下上课，那也是我第一次把自然科学搬到室外授课，孩子们惊艳了，高兴的尖叫声响彻校园的每个角落，激动的心情一起把我拥抱。这幸福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又让我怎能忘记。

清晰记得那天授课内容——认识植物玉兰。我拽一枝开有玉兰花的枝

## 又见玉兰花开

干，让同学们先观察它和别的树木有何不同，包括颜色、形状、几片花瓣，再近距离闻闻它的气味，然后作答。之后，我开始介绍玉兰是我国传统而名贵的观赏花，属落叶乔木，以及原产地、品种、颜色、生长环境、价值，还有先花后叶的特征。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，声音那样响亮，心情格外舒畅。在刺骨的春寒中，你能感知到每个生命都那样暖意融融。

阳光下的少年个个都像刚出土的新芽，精神饱满，生机勃勃，像在释放生命的热情，又似在渴望春风的亲昵。在玉兰树下，在飘香的春天里，不仅让我闻到了希望和拼搏的味道，更让我看到了多年后的未来之花，像洁白的玉兰开遍祖国大地。

玉兰花是有气场的花。我们可以

妈妈，别再说，你是那么贫穷，除了生活的苦头，什么也不曾给我。你看，我人到中年，还会像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走路，常常为一片落叶的美着迷，为飞鸟蓄满一池清水。我笑声响亮，面容干净。这一切都是因为，你养育我，用芬芳的花朵。

那一年，深谙小麦、玉米、花生等农作物脾性的你致富心切，尝试着在南地种下红花二亩。作为村子里第一个种植红花的人，你对红花的脾性全然不知。可你干什么都有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，经过多日的摸索、照料，红花长势喜人，在火热的夏天，开满了娇艳的花朵。它们多么美啊，妈妈，当我站在花田里采摘那柔软的花瓣时，我想岁月已温柔地记录下了那时的我，那个独自采摘红花的少女。妈妈，虽然红花的尖刺扎破了我的手指，虽然我的汗水落在绚烂的花田里，虽然毒花花的阳光晒伤了我的肌肤，可我的心是宽广而又宁静的。

二十多年后，当我的身体需要一味红花的关照时，药材铺的掌柜抓出一把红花放在小巧的秤盘里倒给我，我望着它们，如遇故人。拎在手里的红花那么轻，像一小朵彩红相间的云彩，而多年前那个开满红花的夏日，也像云彩似地倏然飘来了。是的，妈妈，那二亩红花并没能使我们变得富裕，因为采摘起来过于麻烦，乡家的土地上再也没有生长过红花。可那些花朵却留在了岁月里，一直盛开在我的生命深处。多年后，我在《岁月的童话》里听到这样一句话：凡是那些摘红花的女孩子，一辈子都会染着红花的那种颜色。我是多么幸运啊，妈妈。

你一定和我一样，会记起山岗下的苹果园。那一年，家家户户都栽了苹果树，最终又因为疏于管理，草草地把果树变成了灶膛里的一把把柴火。你却不肯放弃，翻过几座山岗去林场请教，一次又一次，你还买来书籍在劳累的农活之余苦苦钻研，又一次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，使我们的苹果树繁花满枝，新鲜的果实把枝头都压弯了。妈妈，我至今都记得掖在您床头下的那本关于果树嫁接的厚厚的书。

那时的春天总是被我盼来的，盼望从前一年的腊八就开始了。认真地按照家乡的风俗端着腊八饭去喂苹果树，是腊八那天的清晨令我乐此不疲的事。我悄悄地和果树说话，叮嘱它们来年开满树的花朵，结甜蜜的果实，不曾遗漏任何一棵。春天，苹果树开花了，远远望去，如一抹烟霞，映衬着村庄、山岗。置身花树间细赏，它们不似梨花的洁白清冷，也不同于桃花的红粉娇媚，它们像豆蔻年华的俊俏姑娘羞涩之时挂着红晕的面庞。“你们好美啊！你们好美啊！”我一次次对它们说。我是多么陶醉啊，妈妈！我在花树间玩耍，在花树下种花，种美人蕉，种风仙花，种下美的种子。

妈妈，你知道的，如今我住在高楼之上，日日忙碌，可我的阳台上有一个小小的花园，我总能设法挤出些时间来种植花草：迎春、睡莲、蔷薇、仙人掌……“你们好美啊！”我至今还会这样和花儿说话。每一朵花都是有力量的，每一个心灵都需要这种力量的滋养。这是你辛勤培育出的那些花朵告诉我的。而每当我望见街头售卖的苹果，总会想象它们还是一朵花儿时的样子；想象它们生活过的山野，沐浴过的骄阳晨露，经历过的黑夜风雨；想象照料过它们的农人。

妈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曾对你提出一个非分的请求，在说出出口前，已做好被拒绝的心理准备，可你却满口答应了。那时你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重压之下，总是忙碌得不得片刻空闲，像个男人一样劳作，顾不上任何闲情逸致。“妈……我想……要一座花……园。”我怯怯地对正在院子里忙碌的你说出了酝酿多日的语言。你愣了一下，对我笑了笑，指了指院子的东南角，说：“那就建在那里吧！”

你真的是手巧又聪慧的人，做姑娘时捏得了绣花针，为人母后，在任何巧活、粗活面前都不曾怵过。你运来青砖为我建花园，垒出的花墙别致、美观，你用近一天的劳累为我建造了一座花园。我快乐得都要眩晕了，妈妈！我在那个花园里种过百日菊、紫茉莉、蜀葵、雏菊……在我成长的路上，有一座花园的陪伴。我发现，种花是件神奇的事儿，明明是种到了土地里，它们长着长着就长到心里去了，渐渐地，我的心里便有了一座花园。我是富有的，妈妈。

近二十多年来，我们总是聚少离多，在家乡那片土地上，你依然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你知道我喜欢花，家乡的花儿开放时，你会念叨我。而我望着他乡的花朵，眼前浮现的则常常是我们一起看过的花儿：西屋门前的泡桐花、我们一起抬过的洋槐花、散落在村边麦田里的油菜花……妈妈，我们的心又何曾分离过呢？你用芳香的花朵养育我，我需要的人生智慧，那些花儿总是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，它们开在我的生命深处，融入了我的血，我的骨。  
(何青春)

## 姗姗来迟的心疼

在家整理东西的时候，突发奇想，如果我也能穿越回去，看到母亲，我会对她说什么？

可能是经常看小品的原因，率先想到的竟然是“妈，你把家里藏钱的地方都写在本子上吧。”

母亲善藏钱，也乐于藏钱。在我小时候，她会把钱存在家里的各个角落，比如放在喝完八宝粥后剩下的罐子里，塞到门口的草垛里，或者埋在院子里的菜地下。结果很多钱发了霉，气得她好几天都没睡好觉。那时候她还不相信银行，“钱只有握在手里才踏实”，即使后来，她也只习惯用存折，坚决不换成银行卡。

有时候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衣服时，经常能在夹层里找到一个很土气的小荷包，里面装满了硬币，还会在经年不穿的衣服口袋里掏出几张红票子。有一次，我准备学点乐器，想起书橱的顶端有一把吉他，那是十年前别人送的。袋子上全是棉絮状的灰，擦干净后，拉开拉链一看，吉他的弦间居然塞着几张大钞。“又是妈藏的”，我一时间哭笑不得。

母亲会藏钱，但时常忘记钱藏在哪儿了。有几次，她穿衣服准备出门时，手往兜里一插，“呦，还有钱呢！”我找她要零花钱时，她便把厨房的门关上，在里面找了一刻钟后，又到卧室里找了好一会儿，才能找到钱递给我。所以她从来不敢随便扔东西，一定要把里里外外都摸索一遍，才能扔掉。

不过，她喜欢存钱，却不肯花钱。大

姨娘家买了新的自动洗衣机，就把旧的给我们家了，但母亲只把它罩起来放在墙角，依旧用老式的“噪音牌”双筒洗衣机。她怕全自动的会费电和费水，所以哪怕老洗衣机的一个盖子都没了，但她就是做不到“喜新厌旧”。

在以前，她都是手洗衣服的，无论冬夏。直到后来高血压住院，身体变差了很多，才用洗衣机代替。这其实是命运的一种讯号，只是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到。我一如既往地好吃懒做、坐享其成，所有的家务活全靠母亲一力承担。但她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帮她分担一些，甚至反过来说：“你把学习学好就行了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做，你不要做。”

几年后，母亲再一次住院。原来高血压并没有离开，它叫上了心脏病一起对母亲发动攻击。父亲后来对我说，那次母亲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。但那时候我才上初中，对生死并没有鲜明的体验，所以在母亲回来后，依旧我行我素。母亲也没有什么改变，一如既往地忙前忙后，唯一的不同就是她开始买保健品了。

她定期地听收音机里的某大师讲座，去大厦里的某个门面里买讲座售卖的保健品。坚信保健品无用的我对此极为反对，甚至对她吵了一架。之所以用“对”这个字，是因为那天全是我在语言输出，而母亲只是被动防御着，不断地保证与解释。当然，她最终还是买了几大箱的“神茶”。

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吝啬了一生的她为什么会坚持要买保健品，平时连肉都不舍得吃，为什么非要买“神茶”来泡水喝？所以我也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母亲突然就“脑溢血”，再一次住院后，在我以为她还能像以前一样从医院回来时，她却离开了。

父亲终于说出了答案——“她是累过头了”。当然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自己。“你应该把那些事情让我来做。”如果能穿越，这句话我一定要脱口而出。如果生命是一根弹簧，她被生活和我拉扯得笔直，直至失去了弹性，断了。可那时的我太懒了，也毫不自觉，不仅没有分担母亲的承重，反而成了她的挂钩上最终的砝码。

她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我记得母亲喜欢唱歌，家里一排的磁带都是母亲买的。那时候，她还会用复读机给自己录音。但后来，我进了高年级后，她就像放弃了自转的星球，完全围着我转。如果那时，她能留下几个录着她的歌声的磁带该有多好。这样，当如今的我陷入回忆的时候，就不会被一片空洞的冰寒包围，一念雪飘。

也正因此，我现在并不会刻意给家里大扫除，去找出母亲所有藏钱的地点。至少，当我在口袋里摸到钱时，我会想起这是母亲藏的，然后再放回去。如果所有的钱都被发现，拿了出来，母亲留下的存在的证据便又将少了一大截。  
(仇进才)

我们要像玉兰花一样心向光明，积聚力量，厚积薄发，不负春光，把人生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(张林萍)